

中与西的比较，新与旧的思考

——由两篇音乐文论略论萧友梅、青主对国乐发展的前瞻与探索

陈苗 (山东省潍坊学院音乐学院 261000)

摘要: 萧友梅和青主对“新乐”与“旧乐”做了充分思考,本文分析《复兴国乐我见》和《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题》,略论他们在国乐发展出路上所做的前瞻探索。

关键词: 西方音乐;国乐;新乐;旧乐;萧友梅;青主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都在经历颠覆与变革,音乐也成为新旧文化交锋的重要领域。面对西乐在短短时间内便登堂入室,且欲取中国传统音乐而代之的趋势,半是无奈半是不甘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纷纷开始关注这样一类问题: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在西乐成为社会音乐主流的既成事实下,应当如何处理中乐与西乐的关系?

萧友梅的《复兴国乐我见》和青主的《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题》就是这些思考结果的一部分,也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两篇文论有着较为近似的时代背景——都产生于二十世纪30年代。作为这一时期的两位突出的音乐家,萧友梅和青主的成就为人所瞩目:萧友梅创立的国立音乐院在这段时间里得到长足的发展,一批音乐人才从这里脱颖而出。青主关于音乐的本质、音乐的审美及音乐的社会作用等一系列问题的系统论述和他的音乐专著《音乐通论》等在社会上引起较强烈的反响。两位音乐家的对国乐发展进行探索的这两篇文章已不单是纸上谈兵的空想,而是对已有实践的理性总结和在实践基础上对国乐问题的切实展望和规划。

萧友梅的《复兴国乐我见》分为三部分:国乐的外延和内涵,复兴国乐的计划和实施以及对旧乐的真理和民族乐器的改良。在这篇文章中,萧友梅这样解释“国乐”：“能表现现代中国人应有时代精神,思想与情感,这,便是中国国乐。”即音乐的思想内容是区分是否国乐的唯一标准,内容是中国,无论音乐的具体形式是什么,这音乐都可算是国乐。看得出在中乐、西乐的大讨论中,萧友梅是赞成对西乐“照单全收”的,这位在国外留学多年,对西方音乐文化有了较深理解的音乐家是愿意将西乐在国内传播开来并“为我所用”的。

在文章中萧友梅罗列了复兴国乐的七条措施,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首先,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其二,向学生传授西方音乐的演唱、演奏技法;第三,启发和训练学生通过整理、研究旧乐,创造新型的中国音乐。这些措施是萧友梅作为一位教育家的对音乐教育的构想,更是他实践经验的总结。最后,萧友梅提出了改良民族乐器和整理旧乐的问题。中国乐器的制做和乐律、乐制皆不如欧洲,因此应效法西乐予以改良。虽然

这种绝对的观点在今天也许会遭受异议,但回顾几十年来中国音乐的发展,他这番话不失为一个成功的“预言”。整理旧乐对于丰富浩瀚的古辞章曲谱,政府应差专人予以整理,这种观点是具有十分积极意义。

对于国乐发展的审视,如果说萧友梅的文章是站在一位教育家的角度,那么青主的《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题》一文则是从音乐理论的视角出发的。这篇文论和萧友梅的《复兴国乐我见》有着大致相同的观点:西乐和国乐的区别不在乎音乐的形式,先进的西方音乐如果为我所用也可以成为振兴国乐的利器。西乐经过我们的消化吸收之后完全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财富。萧友梅讲求用音乐宣扬爱国精神,音乐脱离其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内容便不能称之为音乐;而以青主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而不是“为人生而艺术”。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青主就如何对待国乐的问题进行了仔细的探讨,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青主所谓的“国乐”其实相当于萧友梅所讲的“旧乐”。如何处理旧乐和西乐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青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我虽然反对中国人排斥西乐,但是我并不反对中国人研究国乐,不过我以为研究国乐,要认清研究的道路,如同学习西乐,不要学成非驴非马一样。”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在他设计的改造这条道路上,“国乐”或说“旧乐”很可能将会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古迹”,被完好地保存,但却失去了发展的生命。

《复兴国乐我见》和《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题》两篇文论是当时关于“国乐”问题讨论的一个缩影。总的来说,他们代表着当时知识分子对于西方音乐乃至西方文化的主流态度:充分肯定西方音乐优于我国传统音乐的长处,同时又不放弃对我国音乐民族特色的探索,主张积极学习西方音乐的先进体例并将之作为振兴我国音乐的利器。萧友梅、青主等前人们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来的赤诚的爱国热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真理的不倦追求诚可为我们今天的青年人所尊敬和学习。

参考文献:

- [1]萧友梅 1938[1990]:《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C]陈聆群、齐毓怡、戴鹏海编《萧友梅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
- [2]萧友梅 1926[1990]:《哀悼引序》附《哀悼进行曲序》[C]陈聆群、齐毓怡、戴鹏海编《萧友梅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

